

外电评述 华国锋总理和马尔登总理的讲话

【法新社北京四月二十九日电】中国总理华国锋今晚谴责苏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扩张野心”。

华先生在招待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的宴会上致辞时说，自从美国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收缩”以来，苏联一直“加紧对这一地区进行渗透”。但是他在讲的时候没有直接点苏联的名。

中国总理说，他相信“大洋洲地区国家和人民”一定能击败苏联的“把这一地区纳入它的势力范围”的企图。

马尔登先生在致答辞时说，新西兰“意识到世界上有些企图建立霸权的力量正在活动”。他也没有直接提到苏联的名字。

他说：“我们坚决要抵制这些力量”。他说，美澳新条约是“维护和平的有力工具”，也是“一个抵御不论来自何方的想使太平洋成为一个新的对抗和紧张地区的企图的堡垒”。

马尔登先生最后说，新西兰政府要“尽一切力量巩固和加强”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了解”。马尔登先生今天已经同华国锋先生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

葛罗米柯同索瓦尼亚格会谈结束

双方主要会谈了中东和非洲等国际问题以及双边关系问题

【法新社巴黎四月二十九日电】在德斯坦和葛罗米柯会谈以及苏联外长同索瓦尼亚格举行四次会谈之后，法国受权人士认为，法苏会谈是有益的，因为这些会谈使人确信合作将继续，并将保持两国间已建立的联系。因此，将继续举行这些工作性互访。葛罗米柯已邀请索瓦尼亚格访苏，法国外长将于明年去莫斯科。

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法的原则仍是提出了的，但尚未确定日期。

两位外长谈到了有关缓和和两国合作的极广泛的问题。

缓和与安全 同意继续缓和，然而，法国和苏联在这种缓和的军事方面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虽然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创造信任和安全的氛围，但法国

认为，关于减少中欧部队的维也纳会议是损害这种缓和，而不是有利于这种缓和的，因为把这种减少局限在一个特定地区中是危险的。

关于完全停止核试验，包括停止地下试验，索瓦尼亚格指出，法国现在不能限制尚需进行地下试验的核力量的发展，而俄国人和美国人在进行了许多地下试验后，是已完全掌握

了知识的。

国际问题 近东：法国受权人士说，两位外长在交换情况后注意到，两国的目标是一致的：全面解决近东问题。他们两人都支持召开关于近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非洲：索瓦尼亚格就安哥拉问题向他的苏联交谈者指出，对解放运动的支持不应有助于外国在非洲的争夺。

【塔斯社巴黎四月二十九日电】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法国外交部长索瓦尼亚格的会谈今天在巴黎结束。

◇ ◇

里姆林宫今天任命一位强硬派的军火工业专家乌斯季诺夫继格列奇科任苏联国防部长。

西方专家认为他是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忠实支持者。但是这些专家认为他对于勃列日涅夫推行的东西方缓和政策“不抱好感”。

过去几年中，由于他是党中央书记而实际上一直是苏联国防工业的文职监工。西方专家们称他是效率很高的组织者。

专家们说，乌斯季诺夫的任命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看来要使政治局成员任国防部长的做法固定下来。

乌斯季诺夫任苏联国防部长

外电说这使西方观察家感到出乎意外

在莫斯科的一位西方军事专家，在苏联宣布乌斯季诺夫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之后说，“这一任命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据说，一九六七年任命格列奇科继马利诺夫斯基任国防部长之前曾打算让乌斯季诺夫担任此职。但是据说高级军官们提出了异议，理由是乌斯季诺夫从未指挥过部队，也不是通过军队系统提升上来的。

乌斯季诺夫是增加军火开支的坚决支持者。除了监管军火和其

它军事工业以外，他还是负责给苏联空间计划提供物资的机构的主要领导人。

他参加了一九七二年美苏阿波罗—联盟号飞船空间联合飞行苏联装备的准备工作。

【路透社莫斯科四月二十九日电】苏联今天任命军备专家乌斯季诺夫为其五十多年来的第一个文官国防部长。

这件事使莫斯科的西方军事观察家完全出乎意外。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四月二十九日电】克

【本刊讯】金沙萨消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四月二十八日晚在金沙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基辛格在回答美国和苏联是否不是通过外交途径在非洲争夺势力的问题时说：“美国已表明了它的立场。美国的立场不是针对苏联的。我们不愿在非洲建立美国的集团。现在苏联应决定它是否想在非洲大陆推行大国政策。我们希望不发生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认为，如果大国在非洲大陆上扩大它们的争夺，这对非洲的利益没有好处。”

在回答苏联为什么要破坏他对黑非洲访问的问题时，基辛格说：“我不知道苏联是否决心要破坏我的黑非洲之行。我进行这一访问是为了建立美国和非洲国家的关系，我们尊重它们的要求多数人统治和经济发展的愿望。我们对非洲将继续执行这种政策，我们执行这种政策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我不认为苏联能够破坏我的访问。我认为，我的访问表明美国和非洲国家之间有着牢固的关系。”

关于他取消对加纳和尼日利亚的访问的问题，基辛格说：“他要访问那些国家完全由这些国家自己来决定。我们对这些国家不发表任何评论。我们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某个外国认为有必要表示它们对这次访问的看法。”

有人问他，如果俄国一古巴站在南部非洲的解放运动一边进行军事干预，那么美国将有何反映？基辛格回答说：“我在非洲访问中得到的印象是，没有一个非洲国家要求俄国一古巴军队干预这些问题。我当然支持这种态度，我希望我们目前实行的政策将取得积极的解决。”

关于美国是否也主张在南非建立多数人政权的问题，基辛格回答说：“南非的问题同罗得西亚不同。所有非洲国家认为南非是一个非洲国家，住在那里的白人从传统上来说是非洲人。我愿意强调，必须结束这种被奉为法律和制度化的隔离”。

外电评苏政府就中东问题发表声明

美联社注意这项声明是在基辛格访非时发表的

【美联社莫斯科四

月二十八日电】塔斯社报道，苏联今天呼吁世界各国寻求一项解决中东危机的办法，表明中东局势孕育着发生新的军事爆炸的危险。

苏联政府发表的这项声明是打破中东长期僵局的一个不寻常的步骤。这项声明是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非洲的时候发表的。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四月二十八日电】（记者：詹姆斯）苏联今天警告说，在中东发生战争的危險正在增长，而不是减少，这是不公平解决的结果。它要求再次召开日内瓦和

会。

苏联人在塔斯社发表的一项政府声明中说，日内瓦会议应当分两个阶段进行。

西方外交官的立即的反应是，这项声明除了提出日内瓦会议可以分两阶段进行以外，没有任何新的内容。但他们说，苏联人要求让巴勒斯坦人参加会议的两个阶段，这使得要开成这次会议并不容易一些。

外交官们说，这项声明可能与下月联合国关于中东问题的辩论有关系，那时必须作出决定，重新授权给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

他说希望苏不要在非洲大陆推行大国政策

基辛格在扎伊尔举行记者招待会

【本刊讯】美国《华尔街日报》四月二十七日报载罗伯特·基特利从华盛顿发出的一则报道，题为《缓和受到侵蚀》，摘要如下：

苏美关系无疑在恶化，莫斯科的便衣警察半夜三更以咄咄逼人态度会见美国外交官。基辛格把古巴作战部队危险地驻在安哥拉一事归咎于俄国人。俄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一些内阁级会议已被取消。福特总统从他的政治词汇中删去“缓和”一词。

尽管超级大国的关系为何破裂以及这一进程将导致何方，目前远不清楚。但是，这些破裂的迹象表明这是一种暂时失常现象呢，还是意味着今后将有旷日持久的敌对情绪，对于这一点没有一致的看法。

最令人不安的一种解释是，超级大国的关系正在使两国政府都无法加以控制，双方有意无意地正朝着恢复冷战的方向滑下去。悲观的美国官员和研究俄国问题专家都认为，美苏两国的内政以及一系列不理智的互相不友好的行动，促使两国发生严重政治冲突。

悲观主义者说，如果不采取纠偏措施，新的争端便可能妨碍在军备控制、贸易和所有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人们本来认为，缓和可以通过这些进展来建立一个较安全的世界。

要是局势证明这种悲观看法是有道理的，那么前面将有艰难的日子。苏美两国都拥有空前未有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两国都有相互冲突的全球利益。俄国人第一次“既有力量又有伸展能力”——即把他们的力量用到远离国境之处的能力。

然而，这两国只不过刚刚勉强地开始设法控制它们的力量和防止发生对抗。迄今为止控制军备的努力虽然是有益的，但却只是刚开始使核武库置于有效的限制之下，而在一些最棘手的问题上的合作则更加有限；安哥拉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

“意识形态斗争” 俄国重申它有权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不管正式的关系可能多么亲密友好，从而使得维持和平的问题复杂化了。这就是指帮助马克思主义者和其目的（如推翻亲西方的政府）与苏联的目的相平行的其他人的义务。

基特利报道《缓和受到侵蚀》

说美苏关系无疑在恶化，双方之间，一种怀疑和担心的气氛代替了一种怀有巨大期望的气氛

这种态度一向就是苏联的政策，但是自一九七二年以来则不加宣扬。现在，这个主题又以更加刺耳的声音被提了出来，这部分是为了替干涉安哥拉的行径辩解。然而，有些美国专家认为，这同莫斯科所谓“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有关系。这使人想到苏联的一种看法：共产主义的东方在军事和经济力量上胜过了资本主义的西方，因此，在海外就能更加强硬。

然而，由于苏美关系风云莫测，所以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严肃的摊牌依然是可能的但不是很可能的。他们认为莫斯科并没有作出更为经常地同西方对抗的重大决定，那样做的风险太大了。对于他们来说，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依然是一帮谨小慎微的人，对安哥拉的干涉并不是将来发展的趋势。

然而，显然，自从一九七二年以来关系受到了损害，如果不是在实质上遭到了损害的话就是在气氛上遭到了损害，那时，缓和意味着信任和友谊的开始。现在这些人感到受骗了。他们预料，两个制度和抱负根本对立的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吵将继续下去，虽然态度将会谨慎一些。

然而，超级大国的争夺野心，特别是在第三世界的争夺野心，可能产生新的紧张关系。安哥拉事件表明，当机会出现的时候，莫斯科是乐于使用它的力量的。

莫斯科必须决定，在南部非洲的种族冲突激烈起来的时候，它希望（直接地或通过其古巴雇佣军）卷入到多深的程度；它还必须考虑如何或者是否抵销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它必须考虑是否让古巴人作出努力反对拉丁美洲的一些现政权。这样一些问题可能容易引起苏美之间的严重争端，特别是因为美国已经许诺说，如果古巴军队干涉其他地方，它要采取报复行动。其结果可能是，使所剩下的缓和因素也消失，加速军备竞赛，使国际上对可能爆发核战争的担心增加。

情况在什么时候出了问题？一些专家认

为，缓和是在一九七四年开始出问题的，那时国会通过了一项贸易法案，这就是只有在允许犹太人移民增加的条件下才向苏联提供某些信贷和关税优惠。这是“歧视”。一些美国人认为，这种情况使莫斯科重新考虑缓和的好处在哪里，并使那里的官员更加容易对外国采取冒险行动而不顾美国的反对。

缓和所受到的第二个重大挫折是安哥拉事件。许多美国官员认为，苏联人取得的成果比他们自己预料的还要大。不管这件事可能预示苏联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但是它已经恢复了华盛顿过去对莫斯科的不信任，产生了对增加美国国防预算的支持和引起美国严重警告防止重演这类事件——并在同时暗示美国要作出强烈的反应。

在双方，一种怀疑和担心的气氛代替了一种怀有巨大期望的气氛。然而，大多数专家（甚至那些担心发生最坏情况的专家）都不准备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美苏关系中的某种基本的东西发生了问题。他们疑心俄国人也象许多美国人一样对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情感到迷惑不解和捉摸不透。

美新处报道

《福特认为美苏关系没有恶化》

【美新处得克萨斯州豪斯顿四月二十九日电】题：福特认为美苏关系没有恶化

福特总统说，他并不认为由于总统竞选运动的结果同莫斯科的联系“有任何重大改变”。

福特四月二十九日在得克萨斯州豪斯顿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说，他对苏联购买三百万吨美国谷物感到“鼓舞”。

总统说，华盛顿和

莫斯科“仍然在建设性地工作，以便找到限制战略武器的答案”。虽然福特说过他不再认为用“缓和”这个词来形容美苏关系是正确的。

福特先生说，华盛顿和莫斯科正在我所知道的每一方面共同努力以防止整个世界上爆发任何战争。我没有发觉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中的建设性因素有任何恶化的迹象。

美农业部说苏又向美购买三百四十万吨谷物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四月二十八日电】美国农业部今天说，苏联又向美国购买了一百四十万吨的玉米，一部分来自今年秋天的新收成。

官员们说，这笔销售包括九月三十日以前交货的一九七五年收获的九十万吨玉米，另外五十万吨将在十月一日以后运往苏联，来自一九七六年的收成。

这笔销售是自去年十一月初以来同俄国进行的第笔新的谷物交易。官员们说，俄国可以购买更多的美国谷物，而不会对美国的消费价格产生过份的影响。

部的官员们说，十月一日以后交货的五十万吨玉米是根据同苏联签订的新的长期协定出售的第一批谷物。去年秋天签订的条约规定在五年的时间内每年运交六百万吨到八百万吨的

小麦和玉米。

【美新处华盛顿四月二十九日电】苏联自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份以来第一次购买美国粮食时买下了三百四十万吨的玉米和小麦。农业部四月二十八日说，最新的这次出售——包括将

在一九七六年收获的一百一十万吨玉米和三十万吨小麦——是根据两国去年十月份签定的五年粮食供应协议进行的第一批交易。

一百四十万吨玉米和小麦新作物将在十月一日——该协议生效日

美报文章《(苏联)又对美国大使馆进行微波发射》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四月二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又对美国大使馆进行微波发射》，摘要如下：

苏联已全面恢复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微波发射，发射量足以损害美国人员的健康——这一未加宣布的行动表明，基辛格国务卿企图以“悄悄的外交”来解决一个极其尖锐的争端的努力已经失败。

正如我们一个月以前所报道过的那样，福特政府今年年初秘密地

把一些电子情报设备从该大使馆的顶层取走，以作为换取苏联减少微波发射的一种做法。这在一段时间内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在上个月，俄国人又恢复二十四小时的强烈的微波发射。

一些官员们认为，把侦察设备取走这种做法，从任何一种观点来看，都是一个大错误。如果美国真正地在削弱它情报侦察能力的话，这将是——一种姑息的作法，如果美国仅仅是装模作样的话，俄国人也

期——以后的某个时间交货。在最近出售的这批粮食中其余的二百万吨是一九七五年收获的玉米。

这笔交易将使苏联从一九七五年的作物中购买总数达到一千五百八十万吨。

农业部没有说明有哪些私人粮食公司参与这次粮食出售。

不会长时间受骗。事实上，后一种情况可能已经发生。

在这里的官员们认为，苏联人采取恢复微波发射这种反措施，是因为他们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把侦察设备从大使馆顶层取走这一做法没有多大重要意义。

据说，政府里主张强硬路线的人认为，现在到了做原先应该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了：公开要求克里姆林宫关掉发射微波的机器以遵守文明行为的准则。

外
报
电
道

勃列日涅夫将访问南斯拉夫

【合众国际社贝尔格莱德四月二十八日电】南斯拉夫党的人士今天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将于六月初正式访问南斯拉夫，同铁托会谈。根据南斯拉夫的新闻报道，近几周内，勃列日涅夫和铁托互通了几次信件。这次预定的访问眼下还不能得到官方证实。

这些人士说，这次会谈将集中讨论埃及人同苏联关系破裂的问题，这是铁托和埃及总统萨达特本月早些时候会谈的一个问题。当时萨达特正在南斯拉夫访问。

这些人士说，另外，铁托将竭力要求勃列日涅夫接受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业已声明过的不受莫斯科约束的独立。

【本刊讯】《洛杉矶时报》记者四月二十七日自贝尔格莱德报道：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外交人士今天透露，勃列日涅夫将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

这项意外的决定也可能反映了双方愿意减少在他们双边关系中存在的日益增长的不和现象。

在过去十八个月里，由于苏联在南斯拉夫间谍活动的增加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尖锐的分歧，苏南关系已恶化。

南斯拉夫警察在这里破获了一些秘密的亲苏组织。也许，最重要的是一个非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这个党的党章和宣传材料是在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印刷的。

【合众国际社贝尔格莱德四月二十六日电】南斯拉夫新闻宣传工具今天说，最近一个月内，铁托总统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至少已交换了两封信件。但信件内容未加详细说明。

【德新社新德里四

日《朝日新闻》报道

《亚洲各国为美中苏三极均衡煞费苦心》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十九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林发自新加坡的消息，标题是《亚洲各国为美中苏三极均衡而煞费苦心》，摘要如下：

亚洲各国为了寻求美、中、苏三极之间的力量均衡正在努力进行外交上的探索。据说，二月下旬于巴厘岛召开的东南亚国家联盟首脑会议的最大议题也是三极均衡的问题。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将于五月十日访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预定于近两三个月内访苏；据说根据印度方面的强烈要求，中印决定互派大使等动向，也都表明了这种探索。这一倾向正向整个第三世界扩展，对八月份在科伦坡召开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也将产生影响。

对于第三世界来说，与由于西方先进国家的经济压迫而造成的南北问题相并列，摆脱殖民统治已成为最大问题。但是，政治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因为去

年印度支那半岛全面解放和旧葡属非洲各国的独立，高潮已经过去。

如果要在第三世界中维持旧体制就必须依赖发展经济。这就是东盟各国在巴厘岛会议上得出的认识，即“最大的安全保障是经济独立”。莫如说，那些被认为是“不结盟的左派”或者中立派的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等也是一样。

并且，解放势力的扩张似乎正在确保苏联力量相对的优势。苏联在缅甸、泰国等国家的解放势力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强烈。据说，正如在新加坡开办莫斯科人民银行分行那样，苏联已经把手伸到了金融和投资方面，并且派海军力量常驻印度洋，在索马里修建的军事基地已经完工。

亚洲各国正在努力纠正那种由于有利于苏联而常常出现的力量不均衡的现象。美国总统福特去年秋天访华之后访问了印尼和菲律宾两国，上个月美国副总统

洛克菲勒访问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首脑对他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要继续留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这不只是经济上的权益，也包含着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在印度，加强甘地体制之后，被称为具有右派思想的主要人物——甘地的次子桑贾伊

• 甘地的影响扩大了，因此，出现了要纠正以前同美国疏远的关系的动向。在亚洲国家中，批评苏联亚太体系的国家居多数。上述这种想法是同中国想极力阻止苏联南进的战略相吻合的。占上风的想法是，在新总理华国锋的领导下，中国外交的基本路线也不会发生变化。印度尼西亚一旦调整了对华态度，新加坡也将同中国建交，这是确实的。历来被认为亲苏派的印度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也可以认为是修正亲苏路线的表现。悬而未决的甘地总理访苏的日程也尚未确定。

另一方面，对苏联

也不公开进行批评，想保持温和姿态。据传，新加坡在公布李光耀总理访华前夕，特意派拉贾南外长访问了莫斯科，这不会导致立即同中国建交。菲律宾自去年夏天同中国建交以后，也急于同苏联建交，这是马科斯总统访苏的最大课题。印度并不想从根本上破裂同缔结着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的苏联的亲善关系，就在宣布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当天，同苏联签署了今后五年的巨额贸易协定。

这种在美中苏之间探索均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亚洲的稳定及和平，这是无疑的。东盟各国接近中国是为了抑制在印支全面解放后在东南亚增大了发言权的南北越。另一方面，大多数人认为，对苏联的低姿态是出于将来同印度支那国家建交。

对力量均衡的探索也将成为第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议题。主持这次会议的国家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三月末会见了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本周内也将于新德里同甘地总理会谈。无疑，这种动向也是同探索“力量均衡”有密切联系的。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四月二十六日一期刊登史密斯在香港写的文章，题为《外交：即将踏上北京的小道》，摘要如下：

李光耀作为华人占优势的新加坡这个城市国的总理在同他同种族的北京大哥们打交道时一直是很小心谨慎的。李害怕新加坡会轻而易举地变成它的东南亚邻国所称的“第三个中国”，因此，他再三强调他这个小国必须发展新加坡人的——而不是中国人的——特性。他一再坚持说，他将是同北京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最后一个东南亚国家领导人，这也是他的发展特性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也许在重新考虑这个政策了。事先几乎没有任何预兆，甚至没有声张的情况下，新加坡政府宣布李将亲自率领代表团于下月初到中国进行两周的正式访问。

在这次访问中是否能重新建立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人们仍然只是在猜测。新加坡官员一直正式断言李光耀此行只是友好访问，并且坚持说，他们很可能要等印度尼西亚采取断然行动之后才同北京签署协定。

然而，这次访问即使不建立正常关系，预料也对双方有利。从新加坡的观点来看，李希望他和他的十七人代表团能够说服中国人购买更多的新加坡工业产品——从而减少北京在双边贸易中占的二比一以上的顺差。此外，由于新加坡预定在明年举行议会选举，李大概认为，他同中国领导人见面能够减少本国左翼分子的批评，并且对占人口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同种华人选民来说也是投其所好。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李的访问被认为是对世界发出的另一个信号，表明中国的对外政策仍然没有改变。

实际上，新加坡派代表团访问，只是中国人最近几周内确定的八起对北京的外事访问中的一次。看来，中国领导人肯定要给李上课，讲苏联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危险性，并对莫斯科开始同新加坡接触表示关注。

美《新闻周刊》评李光耀将访问中国

日《新国策》刊登
中嶋岭雄文章

《从苏联看到的中国》

【本刊讯】日本财团法人国策研究会发行的《新国策》旬刊四月十五日号刊登东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中嶋岭雄的文章，题目是《从苏联看到的中国》，摘要如下：

我在今年二月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在苏联逗留两个星期左右，同它的中国问题研究家进行了交流。这次邀请我的是科学院的社会科学学术情报研究所。

进行正式的对中国的研究，在今天的苏联，研究现代中国与其说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领域，不如说是贯穿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论等等学术领域的所谓跨部门的共同课题，已经开始突出起来。

研究现代中国已成为苏联越来越正式的课题。正因为如此，这个研究所认识到仅仅进行宣传性的对中国研究是不行的，因此相当广泛地搜集了资料等等。

因此，在今天的苏联，无疑是有以深刻的中苏对立为背景的国家的要求的；而正因为有这种要求，所以才进行着更加正式的对中国的研究。

中苏之间已不可能发生突变，对中国的关心在苏联已经高涨到那种程度，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积极起来了。那末，在这种过程中，苏联究竟是怎样认识当前的中国的呢？我访苏的时候正巧是苏共开二十五大的时候，所以我连日同苏联的学者、研究家热心地交换了意见。

这样，我就要谈到正题了。从结论来说，我通过这次访问莫斯科非常深刻地感觉到，当前中苏关系已经不

可能发生突变，就是说，在某一天早上一觉醒来发现中苏恢复了磐石一般的团结这样的事情已经不可能有了。当然，中苏关系在外交方面出现某种变化是十分可能的。但是，这种变化决不可能是竟会威胁日本安全那样程度的磐石一般的重新团结。我痛切地重新肯定了：至少目前是这样的；中苏对立的根子是多么地深！

我在莫斯科会见了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其中一位叫卡皮查。他现在是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就在葛罗米柯外长的领导下负责拟订对华政策。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馆人士说，卡皮查是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会的成员，和葛罗米柯外长非常亲近，同时和党中央政治局关系密切，是一个发展前途相当大的人物。也有小道消息说，他是一个不久也将觐见副外长甚至外长职位的人物。他本来是中苏关系的专家，他的著作《中苏关系史》等在日本也已经翻译出版了。

有一天晚上，卡皮查在“布拉格酒家”订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和我交谈了中苏关系上的各种问题。我们用英语交谈，没有译员，谈了三个多小时。

首先，对于现在的中国，他们基本上是怎么看的？在这一点上，和我好象有相当大的分歧。卡皮查

等接近党和政府的人的看法是：由于目前批判走资派，邓小平集团受到了已经近乎不能东山再起的巨大打击，因此不太能肯定邓小平等所谓走资派的力量。

围绕释放苏联飞行员问题，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突然释放苏联的三名直升飞机机组人员。这件事情和中苏关系的前途纠缠起来，引起了种种臆测。

于是，我问卡皮查，苏联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他说，苏联一点也不认为这是中苏将会和解的信号。在这一点上，中国问题研究家、和外交有关系的另一位大人物齐赫文斯基的看法也完全相同。

因此，整个他说，苏联对中国是非常强硬的。特别是他们认为，事到如今，开展了对走资派的批判，因此，仍然完全没有必要改变苏联迄今的政策。所以，他们好象认为反倒需要以比过去更强硬的立场去对待中国。

因此，对于今后的中苏关系，苏联好象将一面继续奉行现在的政策，一面采取所谓等着瞧的态度。

中苏条约——注视中国的态度我问过卡皮查：你们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打算怎么办？

据卡皮查说，这个条约是二十年前缔结的，所以有可能把内容修得和那以后的形势相适应。这就

是说，他们现在认为，假想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再度侵略苏联和中国的情况，现在完全变了。但是，修改条约内容也好，或者废除条约也好，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必须在条约期满一年之前通知对方。如果是这样，那么，至迟到一九七九年春天即三年以后，中国或者苏联就要被迫表明态度。

齐赫文斯基及其他对中苏关系问题大概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的人，谁也没有就废除这个条约的可能性吐露只字片语。

对华政策由哪里决定？我想，中苏关系问题的最高权威之一的卡皮查，在对华关系上恐怕也是握有相当大的发言权或者是决定权的。我试着问了一下：苏联的对华政策究竟是在哪里决定的？

的确，在苏联，关于中国的现状的第一手资料或者情报，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感；但是，苏联一定会通过各种情报机关和宣传机关等一切渠道搜集中国情报。作为我的研究题目，这也是非常有兴趣了解的。于是，我就向卡皮查提出了上述问题。

他说，我们和西方国家不同，基本上是由党的政治局决定。只是他又说，苏联外交部拟定一些政策，把它作为建议提出，并且，大部分建议都被采用，上面常发来指令，这样的情况也有。因此，我想是有些渠道的。

我问，现在政治局谁熟悉中国。卡皮查有点不好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提出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葛罗米柯这样一个先后顺序的名单，说他们都熟悉中国问题。

日《朝日新闻》报道

《亚洲各国为美中苏三极均衡煞费苦心》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十九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林发自新加坡的消息，标题是《亚洲各国为美中苏三极均衡而煞费苦心》，摘要如下：

亚洲各国为了寻求美、中、苏三极之间的力量均衡正在努力进行外交上的探索。据说，二月下旬于巴厘岛召开的东南亚国家联盟首脑会议的最大议题也是三极均衡的问题。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将于五月十日访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预定于近两三个月内访苏；据说根据印度方面的强烈要求，中印决定互派大使等动向，也都表明了这种探索。这一倾向正向整个第三世界扩展，对八月份在科伦坡召开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也将产生影响。

对于第三世界来说，与由于西方先进国家的经济压迫而造成的南北问题相并列，摆脱殖民统治已成为最大问题。但是，政治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因为去

年印度支那半岛全面解放和旧葡属非洲各国的独立，高潮已经过去。

如果要在第三世界中维持旧体制就必须依赖发展经济。这就是东盟各国在巴厘岛会议上得出的认识，即“最大的安全保障是经济独立”。莫如说，那些被认为是“不结盟的左派”或者中立派的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等也是一样。

并且，解放势力的扩张似乎正在确保苏联力量相对的优势。苏联在缅甸、泰国等国家的解放势力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强烈。据说，正如在新加坡开办莫斯科人民银行分行那样，苏联已经把手伸到了金融和投资方面，并且派海军力量常驻印度洋，在索马里修建的军事基地已经完工。

亚洲各国正在努力纠正那种由于有利于苏联而常常出现的力量不均衡的现象。美国总统福特去年秋天访华之后访问了印尼和菲律宾两国，上个月美国副总统

洛克菲勒访问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首脑对他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要继续留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这不只是经济上的权益，也包含着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在印度，加强甘地体制之后，被称为具有右派思想的主要人物——甘地的次子桑贾伊

• 甘地的影响扩大了，因此，出现了要纠正以前同美国疏远的关系的动向。在亚洲国家中，批评苏联亚太体系的国家居多数。上述这种想法是同中国想极力阻止苏联南进的战略相吻合的。占上风的想法是，在新总理华国锋的领导下，中国外交的基本路线也不会发生变化。印度尼西亚一旦调整了对华态度，新加坡也将同中国建交，这是确实的。历来被认为亲苏派的印度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也可以认为是修正亲苏路线的表现。悬而未决的甘地总理访苏的日程也尚未确定。

另一方面，对苏联

也不公开进行批评，想保持温和姿态。据传，新加坡在公布李光耀总理访华前夕，特意派拉贾南外长访问了莫斯科，这不会导致立即同中国建交。菲律宾自去年夏天同中国建交以后，也急于同苏联建交，这是马科斯总统访苏的最大课题。印度并不想从根本上破裂同缔结着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的苏联的亲善关系，就在宣布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当天，同苏联签署了今后五年的巨额贸易协定。

这种在美中苏之间探索均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亚洲的稳定及和平，这是无疑的。东盟各国接近中国是为了抑制在印支全面解放后在东南亚增大了发言权的南北越。另一方面，大多数人认为，对苏联的低姿态是出于将来同印度支那国家建交。

对力量均衡的探索也将成为第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议题。主持这次会议的国家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三月末会见了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本周内也将于新德里同甘地总理会谈。无疑，这种动向也是同探索“力量均衡”有密切联系的。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四月二十六日一期刊登史密斯在香港写的文章，题为《外交：即将踏上北京的小道》，摘要如下：

李光耀作为华人占优势的新加坡这个城市国的总理在同他同种族的北京大哥们打交道时一直是很小心谨慎的。李害怕新加坡会轻而易举地变成它的东南亚邻国所称的“第三个中国”，因此，他再三强调他这个小国必须发展新加坡人的——而不是中国人的——特性。他一再坚持说，他将是同北京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最后一个东南亚国家领导人，这也是他的发展特性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也许在重新考虑这个政策了。事先几乎没有任何预兆，甚至没有声张的情况下，新加坡政府宣布李将亲自率领代表团于下月初到中国进行两周的正式访问。

在这次访问中是否能重新建立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人们仍然只是在猜测。新加坡官员一直正式断言李光耀此行只是友好访问，并且坚持说，他们很可能要等印度尼西亚采取断然行动之后才同北京签署协定。

然而，这次访问即使不建立正常关系，预料也对双方有利。从新加坡的观点来看，李希望他和他的十七人代表团能够说服中国人购买更多的新加坡工业产品——从而减少北京在双边贸易中占的二比一以上的顺差。此外，由于新加坡预定在明年举行议会选举，李大概认为，他同中国领导人见面能够减少本国左翼分子的批评，并且对占人口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同种华人选民来说也是投其所好。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李的访问被认为是对世界发出的另一个信号，表明中国的对外政策仍然没有改变。

实际上，新加坡派代表团访问，只是中国人最近几周内确定的八起对北京的外事访问中的一次。看来，中国领导人肯定要给李上课，讲苏联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危险性，并对莫斯科开始同新加坡接触表示关注。

美《新闻周刊》评李光耀将访问中国

日《新国策》刊登
中嶋岭雄文章

《从苏联看到的中国》

【本刊讯】日本财团法人国策研究会发行的《新国策》旬刊四月十五日号刊登东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中嶋岭雄的文章，题目是《从苏联看到的中国》，摘要如下：

我在今年二月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在苏联逗留两个星期左右，同它的中国问题研究家进行了交流。这次邀请我的是科学院的社会科学学术情报研究所。

进行正式的对中国的研究，在今天的苏联，研究现代中国与其说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领域，不如说是贯穿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论等等学术领域的所谓跨部门的共同课题，已经开始突出起来。

研究现代中国已成为苏联越来越正式的课题。正因为如此，这个研究所认识到仅仅进行宣传性的对中国研究是不行的，因此相当广泛地搜集了资料等等。

因此，在今天的苏联，无疑是有以深刻的中苏对立为背景的国家的要求的；而正因为有这种要求，所以才进行着更加正式的对中国的研究。

中苏之间已不可能发生突变，对中国的关心在苏联已经高涨到那种程度，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积极起来了。那末，在这种过程中，苏联究竟是怎样认识当前的中国的呢？我访苏的时候正巧是苏共开二十五大的时候，所以我连日同苏联的学者、研究家热心地交换了意见。

这样，我就要谈到正题了。从结论来说，我通过这次访问莫斯科非常深刻地感觉到，当前中苏关系已经不

可能发生突变，就是说，在某一天早上一觉醒来发现中苏恢复了磐石一般的团结这样的事情已经不可能有了。当然，中苏关系在外交方面出现某种变化是十分可能的。但是，这种变化决不可能是竟会威胁日本安全那样程度的磐石一般的重新团结。我痛切地重新肯定了：至少目前是这样的；中苏对立的根子是多么地深！

我在莫斯科会见了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其中一位叫卡皮查。他现在是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就在葛罗米柯外长的领导下负责拟订对华政策。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馆人士说，卡皮查是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会的成员，和葛罗米柯外长非常亲近，同时和党中央政治局关系密切，是一个发展前途相当大的人物。也有小道消息说，他是一个不久也将觐见副外长甚至外长职位的人物。他本来是中苏关系的专家，他的著作《中苏关系史》等在日本也已经翻译出版了。

有一天晚上，卡皮查在“布拉格酒家”订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和我交谈了中苏关系上的各种问题。我们用英语交谈，没有译员，谈了三个多小时。

首先，对于现在的中国，他们基本上是怎么看的？在这一点上，和我好象有相当大的分歧。卡皮查

等接近党和政府的人的看法是：由于目前批判走资派，邓小平集团受到了已经近乎不能东山再起的巨大打击，因此不太能肯定邓小平等所谓走资派的力量。

围绕释放苏联飞行员问题，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突然释放苏联的三名直升飞机机组人员。这件事情和中苏关系的前途纠缠起来，引起了种种臆测。

于是，我问卡皮查，苏联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他说，苏联一点也不认为这是中苏将会和解的信号。在这一点上，中国问题研究家、和外交有关系的另一位大人物齐赫文斯基的看法也完全相同。

因此，整个他说，苏联对中国是非常强硬的。特别是他们认为，事到如今，开展了对走资派的批判，因此，仍然完全没有必要改变苏联迄今的政策。所以，他们好象认为反倒需要以比过去更强硬的立场去对待中国。

因此，对于今后的中苏关系，苏联好象将一面继续奉行现在的政策，一面采取所谓等着瞧的态度。

中苏条约——注视中国的态度我问过卡皮查：你们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打算怎么办？

据卡皮查说，这个条约是二十年前缔结的，所以有可能把内容修得和那以后的形势相适应。这就

是说，他们现在认为，假想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再度侵略苏联和中国的情况，现在完全变了。但是，修改条约内容也好，或者废除条约也好，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必须在条约期满一年之前通知对方。如果是这样，那么，至迟到一九七九年春天即三年以后，中国或者苏联就要被迫表明态度。

齐赫文斯基及其他对中苏关系问题大概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的人，谁也没有就废除这个条约的可能性吐露只字片语。

对华政策由哪里决定？我想，中苏关系问题的最高权威之一的卡皮查，在对华关系上恐怕也是握有相当大的发言权或者是决定权的。我试着问了一下：苏联的对华政策究竟是在哪里决定的？

的确，在苏联，关于中国的现状的第一手资料或者情报，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感；但是，苏联一定会通过各种情报机关和宣传机关等一切渠道搜集中国情报。作为我的研究题目，这也是非常有兴趣了解的。于是，我就向卡皮查提出了上述问题。

他说，我们和西方国家不同，基本上是由党的政治局决定。只是他又说，苏联外交部拟定一些政策，把它作为建议提出，并且，大部分建议都被采用，上面常发来指令，这样的情况也有。因此，我想是有些渠道的。

我问，现在政治局谁熟悉中国。卡皮查有点不好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提出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葛罗米柯这样一个先后顺序的名单，说他们都熟悉中国问题。